

# 闹尾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  
一卷芸芸众生的生动漫画

姬中宪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尾闾

姬中宪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阑尾 / 姬中宪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225-332-2

I. 阑... II. 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9435号

---

## 阑尾

姬中宪/著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费 马 王 凌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一版 200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32-2  
定 价 21.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万物云云，各复其根

——《庄子》

孩子们梦见自己的小孩  
老人们想着自己的奶奶  
只有中年人忙着种粮食

长出来，又衰败  
花开过，成尘埃

——周云蓬《空水杯》

## 目录

英国信 001

修车摊 016

戴维斯 033

理发店 058

团结楼 079

旧书店 086

小朋友 115

黑名单 134

黄昏恋 153

医学会 175

故事会 196

美发苑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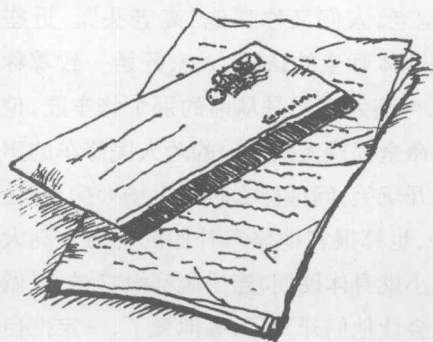
双面镜 242

生死劫 264

夕阳歌 283

不确定的访谈：“我很严肃，但忍不住想笑。” 289

后记 我只占5% 301



## 英国信

查自碘称得上是医学院的资深人士，他是学院前任院长，享誉全国的外科专家，退休之前，查自碘喜欢别人称呼他“查院长”；退休之后，大家都只叫他“查老师”；老伴死后，他的脾气越发古怪，人们的称呼又发生了变化，不知底细的人开始叫他“查师傅”。虽然地位一再下降，但查自碘的自我感觉却日趋良好，他每天早晨在院里背着手踱着方步，向来往的年轻医生们含笑点头，偶尔拍拍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的肩膀或后背，语重心长地教导她们要“刀不离手”和“晚婚晚育”，直说得对方面红耳赤才罢休；对年轻的男老师，则板起面孔，责问他最近做了多少临床，发了几篇论文，也是直问得对方面红耳赤才罢休。然后便得意洋洋地踱着方步离开了，举手投足，依然是一副“查院长”的派头。

高大庄也是医学院的资深人士，他在学院门口修了20年自行车，先后为学院的五任院长补过车胎，



也称得上是自行车的“外科专家”。刚到这里摆摊时,大家都叫他“高大个”;车子越修越新,他却越修越老,人们又称呼他“高老头”。近些年来,他的专业和敬业得到了学院全体师生的认同,大家开始一致尊称他“高师傅”。虽然地位一再上升,可高大庄还是从前的那个修车匠,他健康、开朗、乐于助人,把有限的生命全部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修车的事业中去,年轻的医学院学生常和他开玩笑,问他什么时候生场大病,好让医院也借机会给他开一刀、补一补,也算报答他修车补胎的功劳。高大庄还是习惯性地开怀大笑,说他从小就身体硬朗,连吊瓶都没打过,只做过一次阑尾手术,估计以后也没机会让他们开刀了,等他死了,一定把自己捐给医学院,让同学们好好拿他开刀,出出气。于是,众人便在一阵哄笑声中散去了。

查师傅和高师傅这两个师傅,本来是没有太多机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医院的第六任院长,查自碘上任伊始就为自己配上了专车,而四轮的专车远远超过了高大庄的修理范围。只是退休后查院长变成了查师傅,专车也被收回,查自碘不得不从储藏室里拖出了那辆多年不用的自行车,从此以后,查师傅和高师傅接触的机会就频繁起来了。

夏天快来的时候,查自碘收到了一封英国寄来的信,给他拿信的是院门口值班室新来的小伙子,大家都叫他小刘,这孩子少不更事,不学无术,迷信一切戴眼镜的长者,是查自碘目前已为数不多的盲目崇拜者之一,以前他只给查自碘送过牛奶,送过每月一期的《中华医学》杂志,还经常因衣衫不整或边走边唱遭到查教授的严正批评,小刘每次都俯首帖耳,在他眼里查自碘是只喝牛奶、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次看到这封外国寄来的信,看着信封上一串串美妙的不知所云的英文和查圣人的大名,小刘的崇敬之情更加汹涌澎湃,险些造成洪水泛滥——他正在学院门口的花坛前浇水,看到大门处闪过查自碘优雅的身影,赶紧喊一声:“查老师有信!”扔下水管冲进值班室,边跑边在屁股上擦干净湿手,然后双手捧着国外来信,嘴里继续嚷着“外国寄来的嘿!”毕恭毕敬地呈给查自碘——花坛里的水早已经溢到了地上。

门口过往的行人被泥水挡住了去路,纷纷抱怨,有人呵斥小刘:



“快关掉！再不关能养鸭子了！”

查自碘接过信，快速地浏览了信封上的地址，心里也暗自惊疑，毕竟已退隐多年，难道自己的余威还可以惊动大洋彼岸的英国？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小刘收拾好水管，又笑嘻嘻地凑了上来。

“是哪国寄来的？是您的什么人啊？”小刘问。

查自碘并不急于回答他，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他，待众人绕过水注走近了，才适当放开音量说：

“嗨，英国的老朋友。”随手将信插进手提包里。

人群中正好走来查自碘过去的同事老杜，他停下自行车，和善地教育小刘说：

“这算得了什么？查老师过去名扬海内外，给他写信的外国人啊，多了！”转向查自碘，“是不是啊老查？”

查自碘心里得意，脸上厌恶，勉强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最近也没什么联系。”心里却在嘀咕，这封信到底是谁寄的？

查自碘边走边陷入了对大英帝国的遐想中，首先想起的是从前来医学院访问讲学的英国女教授海伦。那时查自碘年刚不惑，自信正值事业有成、成熟而富有魅力的年纪，妻子却已不再是妩媚风韵的少妇，短期内也还不能成为相濡以沫的老伴儿，查自碘觉得自己的情感进入了青黄不接的饥荒期，一腔热情无处发泄，像个怀才不遇的秀才动不动就唏嘘感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要求放宽标准，他的身边固然围满了年轻的女学生，她们光鲜的衣着和放肆的笑声也确实让他心痒难耐，但女生毕竟是女生，她们太浅薄也太易变，怎么可能理解他的深沉和博大？他的周围自然也少不了女医生女护士，其中甚至不乏向他献媚放电者，但一看到她们穿上千篇一律的冷冰冰的白大褂，查自碘就觉得她们不像是活生生的人，估计对方也没把他看做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女人，怎么能胜任自己的精神伴侣和红颜知己？

因此，当英国女教授海伦披着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在早晨七八点钟的阳光下出现在学院大楼前的草坪上时，查教授的内心被结实实地震撼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幅中世纪的油画。他相信这是命运的安



排,是他不平凡的人生舞台上的一个必然的情节,只是他还没有为这一切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学院在海伦客座期间,特意为她安排了一次答谢舞会,查教授前一天晚上翻阅了社交英语手册,背熟了所有可能用到的对话,但当他终于站在海伦面前时,还是紧张得差点忘了词儿。

“Can you...oblige me...”他打着手势,吞吞吐吐地说。

海伦倒是大方地站了起来,没等查教授问完就爽快地回答道:“Sure!”

查教授的心“突突突”地跳,但脚却不肯顺从地跳,他拼命想跟上海伦的节奏,结果三次踩在她的脚上,查教授平时说得最熟练的一句英文“i'm sorry”,这天晚上多次派上了用场。海伦宽容地笑,耐心地指导他,但当这一曲结束时,她还是向他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I think...I'll sit out the next dance, I'm tired.”

查教授的内心羞愧得紧缩起来,仿佛那三脚都踩在了自己的胸口上,他不情愿地松开了手,同时又感到如释重负,他看到海伦和学院的其他男医生们谈笑风生,感到舞会漫长喧嚣,暗无天日。散场的时候,海伦有些意外地从包夹的人群中挤过来,拉一拉查教授的手。

“你的英语很……棒,”她用生硬的汉语说道,“比我的……汉语……棒!”她微笑着盯着他的眼睛,“Nice to meet you!”

查教授感激地笑,发自内心地笑,仿佛整场舞会的阴暗和局促都被海伦最后的话照亮了,熨平了。回家后再细细深究海伦的话,似乎还包含了无限的深意,可供他整晚失眠思考。查教授躺在床上,一遍遍设想着下一次和海伦相遇时的场景和对白,好几次忍不住在黑暗中绽放出无声的笑脸,对未来充满了毫无根据的乐观,觉得明天也会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查教授一夜美梦不断,直到第二天上午刺目的阳光将他唤醒。看来昨晚查教授的天气预报没错,但却不够全面,因为此时的英国正普降大雨,并致使某地爆发了大面积疟疾,消息传来,海伦报国心切,早把查教授的儿女情抛到了身后,或许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过。学院很快帮她订了



回程的机票，查教授亲眼目送海伦在众人的簇拥下出了学院大门，登上了学院的专车，他甚至没机会挤进送行的人群中，和她做最后的拥抱，心里的失落感又现实又深远，不禁悲叹，自己中年时的红颜机遇就这样被一场疟疾粉碎了。

时隔多年，如今的查教授，自认为又经历了人生的多少次浮沉起落、分分合合，对生命和情感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冒失和自负的年轻人了。而此刻远在英国的海伦，应该也早看破了名利、治愈了疟疾，并痛失了老公，这时再念起那段东方的旧情，提笔写信一封，惋惜当年的错失、感叹命运的轮回、展望美好的前景，于情于理，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拆开信封看到里面内容果然如此，自己也绝不会扭捏顾虑，慎重考虑两天后，一定写一封热情洋溢、文采飞扬的长信，讲明自己目前的单身生活，回顾多年的思念之情，并表示愿配合对方冲破世俗的樊篱，成全这段跨国跨时的姻缘。

查自碘边走边想得眉飞色舞，恍惚看着前面黑洞洞的楼道入口，感觉自己正手挽着黄发碧眼的异国伴侣，一步步走向圣洁的殿堂，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圣洁的殿堂”里冲出来，直奔查自碘身前，惊得他连连后退，险些摔倒在路边，骑车的是楼上老王的小孙子，他一个急转弯，擦着查自碘的左肩飞了过去，远远丢下一句“查爷爷对不起喽”就不见了踪影，气得查爷爷顿足咒骂“这小孙子”！

这一惊也让查教授从异国情梦中清醒了过来，他开始认真地反思，如果这信不是海伦寄来的，那还会是谁呢？他其实早想到了第二种可能，尽管他更希望是第一种可能，但当第一种不可能时，第二种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年半以前，他曾经向英国的一家权威医学杂志投过一篇文章，那文章花费了查教授多年的心血，他整理了自己数十年行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现代医学的发展表示了忧心忡忡的焦虑，并尝试着做了创造性的指点规划，两个研究生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翻成英文，拿着打印出来的定稿，查教授踌躇满志，自以为世界医学的未来方向已尽握掌中，如果他坚持不放手，全世界的医院必将持续黑暗，只要他一松手，人类医学的新纪元就要来临。他坚持握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放手，



并且要尽快出手，他毅然拨打了国际快递公司的电话，紧握着来取文件的快递员的手，嘱托他一定要把文章亲手交给英国著名医学杂志社的领导，好像那叠纸上写满了人类基因的密码。快递员表示他不会直接和英国医学杂志社的领导发生关系，但他保证文章会准时递交到目的地。查教授相信了他，彻底松开了手，从此日夜盼望英国医学杂志社领导的回信，一度对邮差、信箱以及门铃声、绿颜色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在第一个月里，他相信那封回信上一定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疑问号和惊为天人的感叹号，第二个月他认为回信中会委婉地指出文章中有待进一步商榷的几处见解，第三个月他假想回信一定是附带着发有他文章的杂志一起寄来，第四个月他猜测也许会连同稿费汇款单一起邮寄给他，第五个月开始他认定英国某著名医学杂志的领导和编辑们也许是些大蠢驴，最好不要收到他们愚蠢的回复，第六个月这种想法更加坚定了，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一年后的今天。但是，今天，查教授拿到了一封英国来信，从信封上的文字来看，还不好判断来信者的身份和用意，可是，如果真的是英国权威医学杂志社迟到的惊叹与祝贺，那么——还是不能轻易地饶恕他们！自己着急是小事情，耽误了医学史的进程才是大错误，在接受了他们的再三道歉和追加稿酬的承诺后，查教授决定……叮咚！电梯门开了，查教授决定先进电梯，再和这些英国权威医学杂志社的蠢驴们好好理论。

查自碘一心想着英国的事儿，一时忽略了中国的现实环境：他所住的这座楼是医学院的一座老楼，除掉那些已被列为危楼和文物的建筑外，大概是学院现役楼房中年龄最长的一座。老楼里面自然住老人，在这座楼里，老年人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百，六十多岁的人是这座楼里的少年，七十多岁的人是这座楼里的青壮年，八十岁的人到了这楼里，也才刚刚步入中年。这座楼设备陈旧，人员老化，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或者说是一个时间停止的处所。虽然老，但不会继续老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仍保持着多年前的老样子，老得浑然一体，老得相得益彰，渐渐地已经分不出到底是楼更老，还是人更老。这座楼里面辈份平等，一切人、事、物都统称“老×”，老房子，老电梯，老家具，老装



修，住着老张老王老李老孙老郭老钱老赵和老伴儿，每天对着老邻居，守着老观念，讲着老笑话，伸展着老胳膊老腿儿，应对着那些老麻烦和老问题。学院的院长在大会上表彰他们是老革命，刚上任的处长在医院里遇到总尊称他们是老领导，新入校的学生们也都知道他们是老专家，但是背过身去，也总有人小声嘀咕他们是老不死。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里家家都是“老”，但这座楼并没有因此成为珠宝行，可见老并不在数量多，有几个老人点缀在学院里，还可以称得上社会遗产，有一个楼的老人堆在那里，就成社会问题了。

像所有学院知识分子聚居的地方一样，这座楼的名字也叫“团结楼”，这个名字取得好，取得妙，仿佛后现代文本中题目和作品间的关系：两者要么没有关系，要么前者取后者所缺少、所背离。查自碘进了团结楼，首先就遇到了团结问题，他正心系英国，忘了自己正身处中国的电梯中，被众人拥挤着进去后，查自碘忘了按自己的楼层号，就迫不及待地 from 包里抽出信，手忙脚乱地拆信封，像个鲁莽的小伙子刚收到恋人的情书，想赶在回家前当众宣布他的喜讯。同乘电梯的几个老邻居，有的自己按了楼层号，有的拜托靠近门口的人替自己按，可谁也没有想到替查教授按一下。查自碘正埋头读信，专心致志得如入无人之境，根本也没注意到升降起伏，结果他随着电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把各个楼面都逛了好几遍，还没找到回家的出口。

查自碘被电梯带着兜了好几圈回不了家，并不全怪老邻居们目中无人，因为电梯里本来还坐着一个电梯管理员的，这是医学院人道精神的典型体现，按照院刊上专门为此发表的专题报道的说法，学院领导“心里时刻挂念着老领导、老专家”，考虑到电梯老化、故障频出，就在团结楼的两部电梯里各安置了一个电梯管理员，既是为老人们提供方便、保证安全，同时也是增加两个就业机会。在电梯管理员的人选问题上，学院显示出了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气魄，最终填补两个肥差的，既不是副院长的小姨子，也不是人事科长的大舅妈，完全是从天而降的两个天才，而且在人员搭配上学院也算是用心良苦，大概是为了防止众口难调吧，这两个电梯管理员——张阿姨和迟阿姨，分别代表了人类性格的两个极端：



迟阿姨胖胖大大，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空间，顶了两个人的体重，每次电梯里进到 12 个人时就会响起警报。但迟阿姨热情洋溢，服务周到，她记得所有人的楼层，不管谁进来她都早早地替对方按好键，她关心每个老太太手里拎的蔬菜的价格和身上新衣服的面料质地，兴致勃勃地和她们讨论各家的家长里短，短短的旅途被她注入了浓浓的人情，每个人走出电梯时都和她依依不舍相约再见，迟阿姨的生活似乎充满了阳光和欢笑，乘坐她的电梯，会感觉自己正一步步地升向快乐的天堂。不过迟阿姨的缺点是胆子小，有时电梯晃动一下，或者突然灭灯，她总是第一个带头尖叫，率先制造恐怖气氛，与电梯故障相比，大家更害怕她的大惊小怪和大呼小叫。

与迟阿姨相比，张阿姨就特别有安全感，她过去是建筑工地上专门负责升降机的技术人员，市里有好多高楼大厦都是她亲手推拉开关、运送砖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如今负责住宅楼的民用电梯更是驾轻就熟，有几次电梯出了小故障都被她轻松化解，有她坐镇，乘客们等于买好了意外保险。张阿姨人长得瘦瘦长长，似乎刻意为了节省电梯空间，减轻缆绳负压。但张阿姨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许是还未摆脱过去的职业影响，她总把乘坐电梯的老专家们当成砖头来上下搬运，从来不会和“砖头们”沟通信息交流感情，她总是冷冰冰地坐在椅子上，好像电梯的一个部件，还经常郁郁寡欢，情绪低落，她的老公喝酒打麻将，她的儿子英语不及格，她老家的外甥娶不上媳妇盖不起房，都会影响到她的心情，即便偶尔家庭和睦平安了，国库赤字增加、世界石油危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等等事情，似乎也能让她愁容满面，一整天默不作声，甚至无端迁怒于人。因此，乘坐张阿姨的电梯，会感觉自己正一步步地坠入十八层地狱，不知道何时才见天日。

总之，张阿姨和迟阿姨一边一个，分别把守着团结楼的两个必经之道，主宰着每个人的升迁下落，让他们不断地往返于天堂地狱之间，至于你究竟是踏上张阿姨的门槛儿，还是落入迟阿姨的手心儿，就听天由命了。



查自碘低头思索着英国来信，不幸误入了张阿姨的电梯，适逢张阿姨情绪不佳，阴云密布的表情好像在向众人宣布：今天谁的号码我也不按！大家也心有灵犀，都自觉地去不去麻烦她，这下苦了查自碘，还以为电梯会稳稳把他送到家门口，不想早已经三过家门而不知。

不过，查自碘此刻的心情，倒真和电梯的起起落落很相配合。他用颤巍巍的手扯开信封，一把拽出里面的信纸，心里还犹豫着，是一目十行先睹为快，还是逐字逐句细嚼慢咽，或者直接翻到信末看清来者何人？查自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很快摒弃了毛躁的做法，决定把真相留在最后一刻。他戴上眼镜，把信凑到眼前，先就看到了一幅歪歪扭扭的字体，一个多少令他有些失望的称呼：

“尊敬的查老师，您好！”

居然是如此容易辨识的国语！而不是他预想中的“My dear”或“Mr. Zha”，查教授的心快速地凉了一下，难道对方念他英文不好，特意将信译成了汉语？也算难为了他们。查教授接着往下看，发现国语越来越纯正，还兼带着国人的客套和啰嗦，开始先声明多日不曾联系深表惭愧，接着便一迭声地嘘寒问暖，问查教授最近身体是否安康，学术上是否更进一步，事业是否更上层楼，又说查教授的学识人格让自己受益终生、念念不忘，以至于日思夜想，好几回恨不得连夜飞过英吉利海峡，穿越欧亚大陆，降落在查老师身旁。查教授边看边羞涩地笑，嗔怪英国人也这么肉麻。

电梯不断升降，人员进进出出，查教授缩在角落里继续看信。第二段笔锋急转直下，切入主题，说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待遇低，生活环境差，像查院长这样有突出贡献的大学者也只能挤在破旧狭窄的居民楼里，远不如英国教授们生活得惬意，不知道现在查老师的住房条件怎样，面积是否扩充？装潢有无更新？查自碘心中波动，莫非英国权威医学杂志觉得那篇文章价值连城，有意出资改善作者住房？这样的话，回信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摆明困难。但一想又觉得不对，也许是海伦知道中国生活环境不比西方，想邀请他侨居英伦共度晚年？如果是这样，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查自碘急切地往下看，信上又说“还记得师母当年气度不



凡,为人亲和,是人人尊敬的医学院‘第一夫人’,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热心于公益事业?”查自碘喟然长叹,一是因为老伴儿前几年就已过世,“第一夫人”早就离他而去,她年轻时确实热心公益,舍小家而顾大家,自己也曾常常抱怨得不到应有的关爱,现在倒好,大家小家她都撒下不管了;二是因为看写信人的措词,似乎出自晚辈之口,哪里有半点儿情书或公函的迹象?心情更加灰暗下去。

查自碘再往下看,对方思路跳跃频繁,字句扑朔迷离,似乎看出了查自碘的心事,话题又转到老师的事业上,大意是说查老师和师母都才华横溢,能者多劳,在社会各界的兼职更是数不胜数,现在当然早已退休,但社会各界哪能轻易放过他们老两口儿?一定指名道姓地请他们再度出山发挥余热,力争榨干他们身上的每一点余温。依老师的个性自然是要鞠躬尽瘁蜡炬成灰,有很多事情碍于情面也难以推辞,但从另一角度想,什么事都要老先生出面,那年轻人何时才能成长?社会怎能保持进步?况且老人更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间或能和家人儿孙共处一室安享天伦,岂不是更加快意?所以还是衷心希望老师和师母有所为有所不为。又及,说到儿孙,突然想起查老师的儿子,从小就沐浴在爸爸的光辉中,后成为某著名大学的心理系高材生,现在也一定事业有成,妻儿和睦,不知道他们生活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和老师住在一起,如果是这样,老师和师母一定责无旁贷,肩负起照看孙子的任务,依老师和师母的教育资历,小孙子的成才又是打了保票的了,只是又苦了您二老,看来,想清闲安度晚年还真是不容易啊,哈哈!

查自碘看对方自说自话,擅自为他描绘的晚年生活大纲,虽说多数不符,但看情形,对方对自己是知根知底的。只是东拉西扯的绕着圈子说了半天,却始终未透露主题,难道他越洋寄信,只是为了表达这些陈词滥调吗?查自碘自认为洞悉人情世事,但这次却愣没看出端倪,可见对方“捣糨糊”的造诣颇深,实力不在自己之下。

而且来信讲到的几点内容,倒真是撞到了查自碘的痛处,就说“发挥余热”这一点吧,查自碘其实早就跃跃欲试了,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现在正是他炉火纯青的时候,可惜他的余热只